

# 名家描写精华

性情卷

之二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3.6

2

# 名家描写精华

性情卷·之二

陈仙君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

责任编辑：言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辛

---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40册）：300.00元**

##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 创 世

……而堡中置以芬兰桦木板一方，以彼国之四侏儒承之，彼四人因魔法之禁制居恒不动。板上覆以可怖之刀剑，此种刀剑乃由大穴中辛劳之群妖所制，彼处固盛产水牛与麋鹿，以白热之火焰置诸二兽之角中即可。杯皿等物，示由穆杭之妖术变化海河及空气所成，一男巫呼息入其中若泡沫然。又有银桶一、二，殊巧，能自开阖，内有无首之鱼，他人未见者定不能置信，然此确系实事。此等无首之兽皆浸于臙液中，其脂油殊类似葡萄牙地橄欖内榨出之果液……

其时一侠女立于门侧，以耶稣、我等敬爱之主之名呼求彼等勿饮酒喧闹，因上尚有一少妇将临床产子，其时已将至。骑士黎奥波德闻唤声来自楼上，然不知其母抑子，余甚诧异，复自言曰，此子仍未降生。此时期无乃过长。于时桌之一侧坐一庄主名勒拿翰，此人年较余子为长，因彼二人皆系良善之骑士同创勋业，且彼年事较高，故黎奥波德柔声言曰：时固长矣，然以神之眷顾，彼妹仍可产子而喜悦，因此女已俟多时，庄主醉喃喃曰：亦可谓度日如年矣。言时彼攫面前一盞，因彼人嗜酒性成，无须他人之劝饮，尽此盞，庄主欣然曰，且鲸吞视二人之寿，因此人实系诸骑士中最健硕者。……

可是“慰安者”的话能把这少年的“太言者”的恐怖打消吗？不能，因为他胸中尚有一枚大钉叫做“苦恼”，此钉不是言语所能拔去的。然而他岂不是既不能像一个那样心平气和、又不能像另一个一样敬神吗？哪一个也不如他所愿意的那样。可是他难道不能再努力去寻找那少年时依以为命的瓶

子“圣药”吗？不能，因为没有“圣恩”，就不能找到“圣药”……

……然而，那年轻的外科医生却站了起来，求大家原谅他的退席，因为看护妇刚告诉他病房里有事需要他办。慈悲的神灵终于把这妇人的痛苦终结了。在她怀孕期间她对这些痛苦所抱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非常可钦佩的，如今她已经生下一个肥胖的男孩来。我着实看不过，他说，那些既无智慧来调剂，又无学识来指导的人们随便侮辱一个尊贵的职业；那个职业，除了对上帝应有的崇敬之外，有着世界上最能给人快乐的力量。我敢确定的说，要是真需要的话，我能够举出一大堆的证人来，他们全知道她操业时的诚恳和忠实。这样的事情不但不应该拿来开玩笑，根本应该是人类心中一种光荣的激发剂才对。我不能忍受这些，甚么？诽谤这样一个女人，可敬爱的卡兰小姐，女性中的明星，男性中的惊奇，又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时机，关系着一个弱小的泥塑的男孩的生命？让这种思想滚开吧！我们这民族居然播遍了这样恶毒的种子，对于在霍恩医院见的母亲和少女毫无正当的尊敬，这样一个民族的前途一想起来就要使我战栗。……

……同时因了解医生的手术和耐心，到底“分娩”平安的度过了。不管是对医生还是对病人说，这都是一个极疲倦的时刻。所有外科手术能做的事全都做了，而那勇敢的女人自己也毫不畏怯的帮了大忙。真的。她总算经过了一场苦斗，现在她心里是非常快乐。那些正走过的人和先走的人往下看这一幕动人的场景时也禁不住快乐的微笑。他们以尊敬的眼光看着她，当她斜倚在那儿，眼睛里漾着慈母的光亮渴望着婴孩手指的触摸（看起来真美极了），这时好像“母爱”的花

朵初次开放，静静地诵着一篇祷文，感谢天上那至高的神，全宇宙的丈夫。同时当她热爱的眼睛看见那婴孩时，她就希望再有一个幸福——那就是有她的狄在这儿和她分享她的欢乐，把这上帝的泥土捏成的小物件，他俩正当的拥抱的产品，拥在两臂中。他现在大概是老一点了（你我可以低声说），肩背大概也有一点驼了，然而在这旋转的年代之间，一定有一种静默的庄严加在那乌尔斯特银行，格林大学分行谨慎的第二查帐员身上。啊，狄，往昔的爱者，如今忠实的一生伴侣，再也不会求了，过去那蔷薇的时日——她照旧的摇一下她那娇好的头，思念着那些日子。上帝，隔着年代的雾气是如何美丽啊……

……有许多罪恶（让我们像普通人一样称呼它们）或邪僻的记忆被人类埋藏在心灵最黑暗的角落里，然而它们躲在那里等候。他可心设法使他的记忆薄弱，好像从没有过那些事一样，自己骗自己说它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或是已经改过了。可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又会把它们突然间唤起来，在许多变化无常的情形之下，它们会升起到他的面前，一个幻象或一个梦，或者当小鼓和竖琴抚慰他的官觉时，或者在黄昏冷冷的银色的平静里，或者在午夜的大宴中当他已狂欢大醉。幻象爬到他身上时并不是要侮蔑他，而是像对待一个在她怒气掌握中的人；不是为了复仇而把他与生命隔离，而是把他包围在沉默、遥远，带有责备性的过去可悲的衣饰里。……

〔爱尔兰〕乔伊斯《尤利西斯》

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生命像音乐和画面一样暗自挟带着一种命定的声调或血色；当他



遇到大潮的袭卷，当它听到号角的催促时，它会顿时抖擞，露出本质的绚烂和激昂。当然这本质更可能是卑污、懦弱、乏味的；它的主人并无选择的可能。

我目击过这样一次生命的诞生——

马群里有一匹灰白寒碜的老骡马将要分娩。牧民B·T认为这匹将生的马驹应当是一匹如漆的黑驹。但是他的话无人相信，因为老骡马的皮色简直像一团肮脏的硝碱，像一堆沾着尘上的肠衣。那天的夜色漆黑的不见马耳，灰骡马在一块箭草地上抽搐着卧倒了。

整整三天三夜，她在那里卧着，抽搐着嘶吼呻吟，那块箭草地磨成了秃沙滩。

第三天夜里又漆黑如墨，我蹲在地上手里牵着笼头，可是看不见自己牵的马。牧人B·T掏出一把尖刀子，挨着我也蹲下来。他那半扇车轮般的胸在“呼！呼！”地喘。他在黑暗中突然大声自语起来：

“喂——若是伤了你的前腿的不是你父亲红儿马而是我的刀——那么跑不远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好心吗！喂——若是伤了你的后腿的不是你的母亲白骡马而是我的手——那么夺不了标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真心吗？”

我听得毛骨悚然。

我只记得那如漆的黑夜。

我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看见了——只有在我的旁边。我看见了一把攥紧的尖刀从那神秘的门户里插进去营救一个诞生。我看见那衰累的马在痛苦的喜悦中抽搐呻吟——她的嘶声曾使我联想到一个真正的女人。我看见草潮屏息不语。我看见黑暗从四下潜来围护。牧人B·T最后大吼一

声。一团湿淋淋粘乎乎的血块重重掉在我的膝上。我看见了  
一匹骏马的诞生，一个高贵的生命的诞生。

天亮了。

在喷薄的晨曦中，小马驹站了起来。我惊奇地不知所措。  
它浑身漆黑，如烟似墨。

“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它是黑马呢？”

牧人 B·T 说，因为它的母亲在诞生时，也就是说，灰白  
骡马在还是匹马驹子的时候，曾经是这种高贵的黑颜色。

原来，色彩就和音符一样，早在诞生之前，它早已藏在  
精血之中，注定了本质和命运。因此，应当承认生命就是希  
望。应当说，卑鄙和庸俗不该得意过早，不该误认为它们已  
经成功地消灭了高尚和真纯。伪装也同样不能持久，因为时  
间像一条长河在滔滔冲刷，卑鄙者、奸商和俗棍不可能永远  
戴着教育家、诗人和战士的桂冠。在他们畅行无阻的生涯尽  
头，他们的后人将长久地感到羞辱。

我崇拜生命。

我崇拜高尚的生命的秘密，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成长、  
战斗、伤残、牺牲时迸溅出的钢花焰火。我崇拜一个活灵灵  
的生命在崇山大河，在海洋和大陆上飘荡无定的自由。

张承志《金牧场》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  
的婴儿出世——

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祥，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  
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  
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象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

急洄似的，汗珠沾在她的前额上像一颗颗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地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

一个安祥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撮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口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的，横在口边，漫在胸前，象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

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

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瞢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胴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

锐利最沉酣的快感……

徐志摩《婴儿》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他反正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把头靠在门柱上，他站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什么人用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调尖叫和呻吟着，他知道这些声音就是从前是吉提的那人发出来的。他早就不想要孩子了，而且现在他恨那个孩子。他现在甚么都不希望她会活了，只渴望这种可怕的苦难能够结束。

“医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呀，上帝呀！”他大声喊叫，一把抓住刚走进来的医生的手。

“就要完了，”医生说，他带着那么严肃的神色，以致列文以为他说完了是指她快死了。

心智完全错乱了，他又冲进她的寝室。他看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丽沙维塔·彼得罗夫纳的脸。那张脸愈发愁眉不展和严肃了。那里没有吉提的面孔。在她的面孔原来的地方有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紧张表情，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里发出的声音。他把头垂到床栏杆上，觉得他的心要碎裂了。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并不停息，却变得愈发可怕了，直到好像达到了恐怖的极限，才陡然平静下来。列文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了，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尖叫声平息了，他听见轻悄的走动声，衣服的窸窣声，急促的喘息声，还有她的声音，喘吁吁的，生气勃勃的，既温柔，又幸福，轻轻地说：“完事了！？”

他抬起头来。她两只胳膊软弱无力地放在被窝上，看上去非常美丽和恬静，默默无言地凝视着他，想笑又笑不出来。

突然间，从他过了 22 个小时的那个神秘的，可怕的，玄

妙的世界里，列文觉得自己即刻就被送到以前的日常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现在闪耀着那样新奇的幸福光辉，以致他都受不了。那根拉紧的弦猛然间断了，一点也没有想到的呜咽和快乐的眼泪涌上他的心头，强烈得使他浑身战栗，以致他好久都说不出来。

〔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妻子被抬上产床，轻弱得像片羽毛。她眼睛惊惧地大睁着，直视我：都是你，都是你！她鼻孔往外喷透明的火苗。……你别走……妻子异样地唤我。于是我看见一张垂死者的脸孔。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恐惧使妻子脸那样僵硬，竟成了张什么也无的白纸。她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生，但我见过垂死者，那面孔就和妻子一模一样。生和死居然贴得这样紧，紧得让人辨不出谁是谁。那小葫芦瓜是我们不经意的，我们本想在明年春天充分酝酿身心后好好地种下一个，谁知她——我相信是女儿——随随便便地跟来了。真太随便。我们不安，我劝妻子刮掉。她痛苦，她越发不安，但是她不。既然来了，就要！说话时的神态，让我心颤，多像头母兽啊。她身上那古老的母性情愆苏醒了，而一旦苏醒，世界上在于她便是另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谁要违拗她，她都会伸出真正的爪子。即使生个残废，生个畸形儿，她也必须生。她完全是不由自主地照腹中小葫芦瓜的心思行事，尽管那小葫芦瓜还无心啊肝啊什么的，却已在役使着她了。我从来都觉得孕妇丑，丑得让我心痛。她们捧着一座坟包走路，时时晕眩，丝丝喘息，稍一受惊便赶紧护住自己的肚子。人变短了、四肢粗肿，两手总在划水般吃力地摆呀摆。我竭力不看她们，竭力按住自己心中对女性的美好感觉不要失散。一个母亲的出

现便是一个少女的死去，而我对女性的美感原本汲于青春少女。每当她们的光焰烫着我的眸子，我便在心中一抖一抖地把她们消化掉，那样快意和那样无愧。现在我的妻子也膨胀成孕妇了，头三月并无异样，后来——几乎是一夜间，她的肚子高高凸起。此后我简直是一天一惊，不会胀破么？我一下子失落了美丑的界线，另有种温温的爱恋在胸中胀大，我不让妻子遮掩畸形体态，我发现孕妇最大的变化根本不是她的身躯，而是她的眼睛。那眼睛老是定定地痴柔地注视着一样东西，眼睛后面还藏着一双眼睛，同时往外看！哦，男人眼后是坚硬的头颅，女人眼后是另一双眼睛。它不到时候不张开，张开后我永远也吻不到。剖腹产还是自然分娩？妻子身材极好，可别损坏了！……妻子说不，我自己生，生不出来你们再把我切开，切大一点！夜里妻子躺在床上揉自己的乳房。我说你没奶不要紧，我们可以给她喂牛奶……妻子说不，我要让她吃我，我是母乳呀。……

小时候这个谜就纠缠过我，我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这么大，母亲的嘴、鼻、耳朵都那么小，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后来我懂了，再后来也就淡然了。妻子一怀孕，我那熄灭的欲望忽然涨大，我要通过我的儿女的诞生，亲眼看看三十年前我的被挤瘪的身躯怎样随母血生出来。不管血淋淋的“我”会给我心上带来什么异变，我还是要看！我非知道我不可。我非得让我再被挤瘪一次，再挤啼哭一次，再紧紧地痛上一回。我总该盯住我，才会最终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我非看我裂变的一刻不可！

……

忽然传来啼哭，隔着长长的走廊，仍是惊心震胆地响亮。

我觉得那是非人类的声音，否则不会那么凶狂激烈。……我朝产房奔去，推开门。那位护士迅速回望我一眼，我觉得是一个笑容。那个比巴掌略大点的通红的小葫芦瓜，正在她掌中大号不止，又嫩又急的声浪从圆圆小口中扑涌而出。不知是急是气是委屈是抗议，你啊，你用力哭，全身都动，小肚子一鼓一瘪，象一汪亮亮的水起伏着。你向右侧倒，小苹果就滑着挂到左边。护士用棉纱拭去你身上的血，哦，生命是在血中形成的。你被血泊漂着送到人间。母亲的血，把你染成一朵通体嫣红的小花。现在你从血水中伸出头来，你吞进第一口空气，你长达十个月的梦醒了，你十个月里走完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历程，所以你非大喊大叫不可。

……

妻子开怀哺乳，当她那对乳晕浓艳的丰润乳房露出来时，我慌忙用身体遮住它们，病房里有许多男人呀！而妻子，竟坦然无觉。我缓慢而又警惕地朝身后望去。男人们，也就是丈夫们都在照料自己的妻子，或为她们擦身浴脸，或为她们拭血换纸，或一小口一小口地喂汤，或把妻子偎进自己的怀中看她哺乳婴儿。妻子们都那么安详，袒露着乳房、腰肢、大腿甚至女儿的隐秘处，听任丈夫侍弄。她们脸上漾动温和的光辉，躺在床上像躺在田野中的水泊一样宁静自若。丈夫们都垂下双眼，谁也不看谁。目光偶然一滑别处，也充满柔爱，没有一丝不安与羞色。我忽然窥见男人铁样的头颅和铁样的心灵内里，居然也藏着丝毫不比女人差的柔情，原来这柔情同渴望争斗渴望强勇一样，同是我们男人最为古老的情愫。我浸在这里，浸在淡淡的乳香、淡淡的血气、淡淡的药水味和淡淡的女人身躯气息中，觉得清心怡神，觉得魂灵一洗。于

是我也没有了不安没有了羞意，甚至没有了悲也没有了喜，只感到无可言喻的平和。我吸入人类似乎久远的气息，恍如再造。哦，这拥挤的病房莫非也是古老洞穴的再造？我有说不出的爱。引动这一切的是什么？

朱苏进《轻轻地说》

## 天 使

一个巨灵之掌，将我从忧闷痛楚的密网中打破了出来，我呱呱的哭出了第一声悲哀的哭。

睁开眼，我的一只腿仍在那巨灵的掌中倒提着，我看见自己的红到玲珑的两只小手，在我头上的空中摇摆着。

另一个巨灵之掌轻轻的托住我的腰，他笑着回头，向仰卧在白色床车上的一个女人说：“大喜呵，好一个胖小子！”一面轻轻的放我在一个铺着白布的小筐里。

我挣扎着向外看：看见许多白衣白帽的护士乱哄哄的，无声的围住那个女人。她苍白着脸，脸上满了汗。她微呻着，仿佛刚从恶梦中醒来。眼皮红肿着，眼睛失神的半开着。她听见了医生的话，眼珠一转，眼泪涌了出来。放下一百个心似的，疲乏的微笑的闭上眼睛，嘴里说：“真辛苦了你们了！”

我便大哭起来：“母亲呀，辛苦的是我们呀，我们刚才都从死中挣扎出来的呀！”

冰心《分》

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仅仅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在它们周围，波平浪静，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布开去。随



后又是一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中闪耀。

有些形象从灵魂的深处浮起，异乎寻常的清晰。无边无际的日子，在伟大而单调的摆动中轮回不已，永远没有分别，可是慢慢的显出一大串首尾相连的岁月，它们的面貌有些是笑盈盈的，有些是忧郁的。时光的连续常会中断，但种种的往事能超越年月而相接……

江声……钟声……不论你回溯到如何久远，——不论你在辽远的时间中想到你一生的哪一刻，——永远是它们深沉而熟悉的声音在歌唱……

夜里，——半睡半醒的时候……一线苍白的微光照在窗上……江声浩荡。万籁俱寂，水声更宏大了；它统驭万物，时而抚慰着他们的睡眠，连它自己也快要在波涛中入睡了；时而狂嗥怒吼，好似一头噬人的疯兽。然后，它的咆哮静下来了；那才是无限温柔的细语，银铃的低鸣，清朗的钟声，儿童的欢笑，曼妙的清歌，回旋缭绕的音乐。伟大的母性之声，它是永远不歇的！它催眠着这个孩子，正如千百年来催眠着以前的无数代的人，从出生到老死；它渗透着他的思想，浸润他的幻梦，它的滔滔汨汨的音乐，如大氅一般把他裹着，直到他躺在莱茵河畔的小公墓上的时候。

钟声复起……天已黎明！它们互相应答，带点儿哀怨，带点儿凄凉，那么友好，那么静穆。柔缓的声音起处，化出无数的梦境，往事，欲念，希望，对先人的怀念，——儿童虽然不认识他们，但的确是他们的化身，因为他曾经在他們身上逗留，而此刻他们又在他身上再生。几百年的往事在钟声中颤动。多少的悲欢离合！——他在卧室中听到这音乐的时候，仿佛眼见美丽的音波在轻清空气中荡漾，看到无挂无